

悦游 Condé Nast Traveler

April 2021 四月号

白敬亭 | 中国 | 意大利 | 英国 | 日本

APRIL 2021

封面郎

www.cntraveler.com.cn

The
JOURNEY of
ART



白敬亭

青春、岁月、城市和歌谣

ISSN 2095-4158
04>
9 772095 415212



定价: 人民币30.00元 HK\$45
总第97期 邮发代号: 2-959



部分图片 / IC Photo、UCCA采访对象、各美术馆、艺术机构提供

2021被艺术治愈

因为疫情，整个艺术行业都在
不断地打破规则、制定规则。
如今，仍然有很多国家的博物馆、
大型文化场所处于关闭状态，
但是，艺术总会保有希望——
给人们的生活带去光亮。

编辑 / 李琛、杨京 撰文 / 刘烨、miumiu Zhang、刘华、李茜、
于亚芒、Berlin Zhang 摄影 / Tom Parker、Robert Rieger、
Lauryn Ishak、Joann Pai、Jinger 插画 / 鱼桑





巴黎艺术 三重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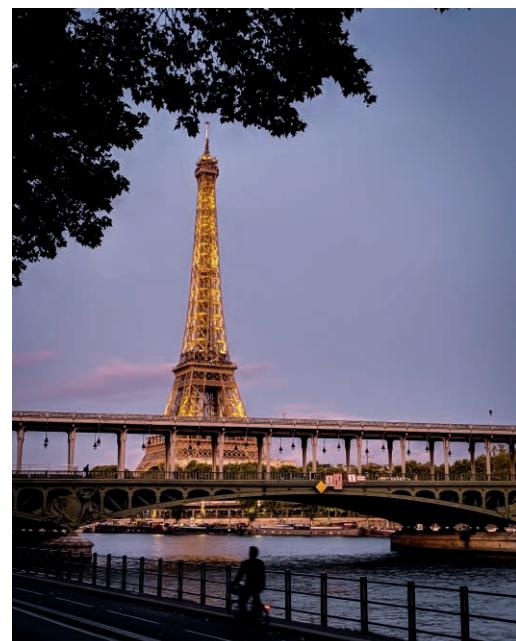
一场疫情让原本在各自的轨道上有条不紊运行的艺术家、博物馆、小画廊脱了轨，在最初的慌乱不安后，大家冷静思考，又各自重新出发，也许还会相遇。



酒红色的丝绒大帷幕被拉开，当一个又一个戴着医用口罩、穿着芭蕾舞裙的白天鹅鱼贯而入，灵动轻盈地舞动身姿时，内心有一股暖流涌动而上，好似此时位于电脑屏幕前的我，就置身于巴黎歌剧院(Opéra National de Paris)。

这是巴黎国家歌剧院每年年初举行的传统大型演出“开幕晚会”，预示本季度演出正式拉开帷幕。今年受疫情影响，在法国政府防疫政策指令下，全国大型文化场所仍处于关闭状态，这一场晚会演出通过巴黎歌剧院疫情期间推出的数字平台chezsoi.operadeparis.fr独家上演。

在这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的席卷下，成立于1875年的巴黎歌剧院是众多巴黎文化场所中妥善处理危机的佼佼者，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他们对互联网与科技的前瞻性。早在2015年，巴黎歌剧院就意识到“互联网是一个分享意见、相遇、创作的公共场所”，所以他们在加尼叶宫(Palais Garnier)和成立于1989年的巴士底歌剧院(Opéra Bastille)两个巴黎场所之外，创立了第三个数字虚拟舞台——3e Scène。在这个新的空间中，巴黎歌剧院希望继续以各种各样的艺术形式，与全球观众进行对话，并寻找新的艺术合作者。





JR的光亮与 街头艺术的恐惧

希望能以艺术改变世界的知名法国摄影师、多元艺术家JR，正是巴黎歌剧院的最新艺术合作者之一。面对“疫情当下该创作什么”的疑问，巴黎歌剧院的舞蹈艺术总监奥蕾利·杜邦(Aurélie Dupont)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四位才华编舞师，以“今日创作(Créer Aujourd’hui)”为题，集合创作四部融合舞蹈与现场音乐伴奏的新式作品。

JR为其中一部作品负责舞台视觉及服装设计，相较于以往他的艺术创作形式，这次的确有些不同。但作品线上演出后的次日，他就拿起相机，架到巴黎的一个屋顶上，这是为了远距离拍摄——那对位于巴士底歌剧院屋顶上的情侣舞者。男孩高高地将女孩举起腾飞，与他们身旁的金色天使雕塑相得益彰，一起翱翔于巴黎高空。

“这是我很久之前就想做的一组创作，灵感源自法国伟大摄影师维利·罗尼(Willy Ronis)的系列作品《巴士底狱的爱人》。

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，他就能以一名摄影师的身份去真实记录巴黎城市、巴黎爱侣，这很了不起。我创作的这个版本中添加了些许梦幻色彩，在那对情侣于高空自然拥吻、拥抱的状态下，我将那一刻记录下来。这组作品是该系列的开端，得益于我的巴黎生活经验，之后我还会创作类似的作品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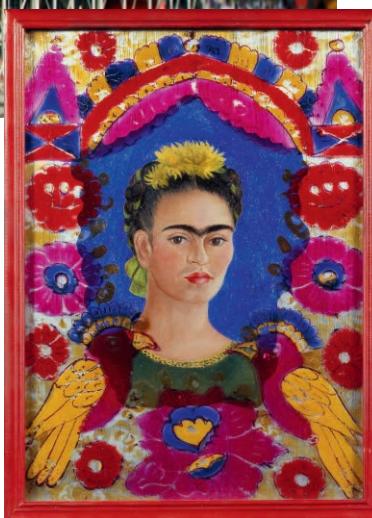
JR说自己是幸运的，并特意将这种幸运重复多遍。在他看来，这里的幸运大概归为生活在巴黎的幸运，因为美景触手可及；

在世界上大多地方处于停摆的情况下，还能继续被创作填满的幸运。尽管很多展览以及项目迫于疫情影响，不得不被延后，但随之而来的是很多新项目的诞生与筹备。“我把疫情看作一个不得不去回应的事实，既然已经这样，那就必须要让自己去适应，看看在这样的情况下，还有哪些是可以创作的，我肯定不会让它阻止我创作，我要找寻可能性。”他表达得诚恳又积极，也希望自己的作品能让人保持同等的积极乐观。在被问到关于自己的艺术创作时，JR继续耐心解释：“其实我的艺术创作过程本身就具有偶然性，我会先看周遭环境，然后让自己适应环境去创作。”2004年，JR创作的早期作品《28毫米》系列的第一章——一代人的肖像，正是基于这个创作逻辑，后来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。

另一位街头艺术家Mglo在巴黎巴士底街区的墙壁上画了3座诡异的城堡，从中蹦出怪物幽灵。他将霓虹粉红色油漆喷洒在幽灵城堡的轮廓上，用黑色喷绘的“Protect vs Covid-19”像护身符一样被印在白色幽灵城堡上，这种新主题与新色调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，成了Mglo的新创作灵感。其实从被包围的Mglo城堡中蹦出来的怪物是在那里抵抗外界病毒，城堡是最终的避难所。Mglo并不认为他的画具有魔力，只是希望通过创作公共作品来反映社会的恐惧与脆弱。

对页左上起顺时针 往日悠闲的巴黎街头。/巴黎街头的艺术装置。/塞纳河畔。

本页上起 昔日的巴黎皇家公园广场，休闲的人们。/巴黎街头的建筑。/巴黎街头。



本页左上起顺时针 蓬皮杜国家艺术和文化中心。/
Frida Kahlo画像。/蓬皮杜国家艺术和文化中心的餐厅。/
蓬皮杜国家艺术和文化中心的展览区域。
对页左上起顺时针 蓬皮杜国家艺术和文化中心。/
蓬皮杜文化中心建筑装饰。/艺术作品La blouse
roumaine。/圣图安跳蚤市场的Isabelle Delannoy画廊。



蓬皮杜的数字创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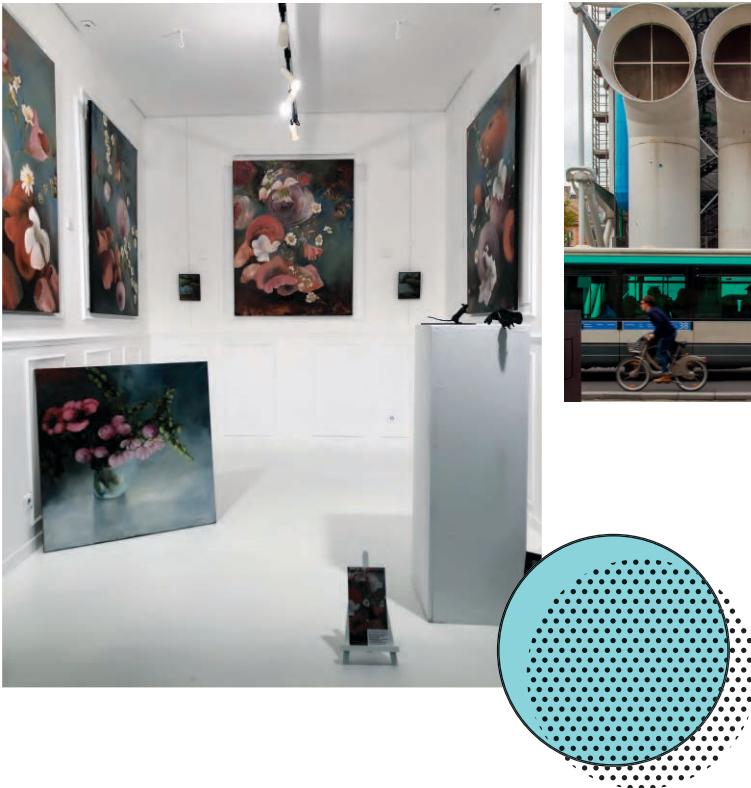
自2020年11月以来,法国所有博物馆、电影院、展览馆、历史古迹等大型文化场所被迫关闭。蓬皮杜国家艺术和文化中心也不例外,馆里最新推出的大型数字虚拟展览“在康定斯基的亲密世界里”(Dans L'intimité de Kandinsky),是通过与谷歌艺术文化合作的线上沉浸式数字艺术项目,展览史无前例,你不仅可以线上看艺术作品,还能听——他们找来专门的声音艺术家,将康定斯基的部分作品以声音的形式呈现。

“不得不说,疫情的突袭大大加速了我们的数字战略。目前蓬皮杜国家艺术和文化中心仍对公众关闭。但值得骄傲的是,我们没有取消任何一个原定的展览,只是延后了一些。我们现在依然继续努力安排展览和演出,一旦对外开放,我们将为艺术家Hito Steyerl举办新装置展,同时将很快开始拆除现有的大型马蒂斯展,以举办新的大型女性与抽象展览。”蓬皮杜艺术中心通信数字主管艾格尼丝·贝耐耶(Agnès Benayer)说。

“数字”是与贝耐耶聊天过程中的关键词。“在蓬皮杜艺术中心,我们认为没有什么可以代替现场看展。那种与作品面对面的情感、与作品近距离接触是无可替代的。

但数字能使收藏品和展览尽可能多地被人们知道与使用,并具有创新性。例如,我们最近重新启动了新网站,人们可以访问馆藏的120000件作品,以及刚刚开展的大型数字虚拟展览‘在康定斯基的亲密世界中’……这也是之前我们想让中国观众通过飞猪云直播平台了解我们的原因。”

此前,蓬皮杜国家艺术和文化中心向外宣布将于2023年年底进行整个建筑的翻修,再于2027年重新开放,以满足安全标准以及现行的技术和能源标准。由于这项工作,蓬皮杜将节省40%的能源,“这对于中心至关重要”。贝耐耶还向我们透露蓬皮杜在中国的近期计划:“今年春季在上海蓬皮杜×西岸美术馆,我们将为抽象大师瓦西里·康定斯基(Wassily Kandinsky)举办大型展览,年轻视觉艺术家于吉的展览将于4月30日开始,这也足够说明我们希望与上海艺术界建立紧密联系的愿望。2021年在中国的另一个亮点是‘1950年—2020年巴黎建筑’展,将于11月初与西岸博览会同期举行,这次展览将展示巴黎鲜为人知的一面。我们打算进一步加强针对中国年轻观众的社交媒体以及线下活动,这在上海已是一项独特的活动,并且非常成功!”



Isabelle Delannoy
巴黎画家

Delannoy停止绘画几个月，然后冷静地思考、反省，最终找到了新策略。“我要怎么做才能摆脱这种情况？艺术家必须知道如何快速适应！我在跳蚤市场已有10年多，我的主要活动都集中在那儿，疫情让我看清要摆脱它——去中心化和数字化是我的目标。我又付费重新设计了个人网站，创建了一个线上画廊，并出售一些特别商品，还聘请一名负责社交媒体的工作人员，分享有关作品创作的现场讨论视频，我向观众解释绘画主题与技术，反响还挺好的。”

在此如此艰难的时期，Delannoy说，还好巴黎人支持艺术。“相比疫情之前，销售真的非常不好，但卖了好价的作品给了我希望，买家主要是巴黎室内设计师、为新公司置办艺术品的企业家、时尚专业人士以及艺术收藏爱好者。有时我觉得他们像是在特意支持我们，跳蚤市场成了他们的精神消遣地之一。无论什么时候，巴黎人总是需要精神文化，这是肯定的。”

圣图安跳蚤市场 画廊生存境遇

在大型文化场所被强制关闭的当下，位于巴黎近郊的圣图安跳蚤市场（Marché aux Puces de Saint-Ouen）成了巴黎人最大的文艺消遣地之一。有不同规模的跳蚤市场，有古董商、古董家居好物、独立画廊、中古时尚单品……只要你有足够的耐心，你总能在里面淘到心仪好物。在疫情之前，这里是与埃菲尔铁塔、卢浮宫等巴黎著名景点并列的游客观光地。

Isabelle Delannoy是10年前最早进驻Le Marché Dauphine跳蚤市场的画家，她在那经营同名画廊，售卖一些自己的油画作品，其中以巴黎为主题的作品最受国际游客喜欢，后来她又在旁边的Le Marché Biron市场开了一家。2020年3月中旬的封城禁令，让原本已失去国际游客买家的Delannoy雪上加霜，“有些焦虑、不安，不知如何是好”。

“要回到疫情之前的水平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。幸运的是，巴黎人继续来找我们，寻找稀有的‘宝物’。”

第一次封禁解封之后，Delannoy关掉了位于Le Marché Dauphine市场的画廊，将重点全部放在位于Le Marché Biron市场的，一部分原因是Dauphine市场买家以国际游客为主，Biron则以巴黎人为主；另一个重要原因是Biron市场的负责人Medhy Allaouchiche非常诚恳地为深陷困境的画商提供解决方案。“一方面，他通过减少租金的方式提供支持；另一方面，Biron市场团队运作良好，将重点放在每个商户上，比如他们为我们提供360°全方位线上浏览服务，在他们市场的主页网站上也留有画廊的页面，在宣传方面给每个商户支持。”

